

刘华杰◎著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Plants

天涯芳草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天涯芳草

刘华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涯芳草 / 刘华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沙发图书馆·博物志)

ISBN 978-7-301-18090-7

I. 天… II. 刘… III. ①科学普及—植物学 IV. ①Q 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5334 号

书 名: 天涯芳草

著 者: 刘华杰 著

责任编辑: 王立刚

内文设计: 北京河上视觉传达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90-7/G · 29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6 开本 16.25 印张 2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日前，同事罗毅波先生拿给我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先生编著的即将出版的《天涯芳草》一书部分铅印稿，我翻看了一遍，使我完全想不到的是一位哲学家竟然对植物界、对大自然高度热爱，对北京平原和山区的植物如数家珍，对西藏珠峰、云南山区、广东深圳、陕西秦岭、故乡长白山，以及国外造访的柬埔寨、斯里兰卡和英国的植物都抓紧时间进行观察。从文中，我了解到刘先生的求知欲极为强烈，为了认识睡菜，他不辞辛苦，远赴京北延庆大秦铁路边的一条小河，找到这种植物；为了认识蓝莓，以及了解其培育情况，远赴蓟县淋河村。刘先生对植物的营养器官，尤其对花和果实的观察十分认真，像对睡菜的花的描述，既很翔实，也很生动，再配上精美的彩色照片，使此书成了一本鉴定北京野生植物的工具书，实际上，此书也已是刘先生希望编写的《北京野花》画册类的著作。刘先生学问渊博，书中多处涉及园艺、农业、文学、历史等方面，当然，重点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对书中介绍的国内外大量植物的拉丁学名做出鉴定，这需要查阅大量植物分类学文献，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很艰巨，对此，我深为钦佩，并感到刘先生是一位不多见的多才多艺的业余植物学家。

在书中，对一些问题，刘先生常发表出中肯的意见，像提出北京近年



引进了一些国外切花，却忽视了我们自己的丰富观赏植物资源，并提出了在北京有分布的杏叶沙参、山丹等多种有观赏价值的野生植物，建议有关园林部门进行驯化并批量生产。再如，提出在北京广布的十字花科植物二月蓝做为市花的建议。对上述两点意见，我都认为很有意义，值得有关领导给予考虑。

我读完此书部分内容后，认为此书是一本富有知识性、艺术性、科学性和趣味性的植物学普及著作。从此书我得到不少知识，由此，我相信此书近期出版后，定会受到北京以及其他地区群众的欢迎，还相信，在读者中，定会有不少人向刘先生学习，也奔向大自然，去寻找“芳草”。

王久采

2010年11月19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植物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目录

001/ 自序：天涯可能不遥远

■ 007/ 梅边吹笛

008/ 寤寐求之的苔菜和睡菜

011/ 静园五院中文系的山楂

013/ 杏花：蕊珠宫女

016/ 玫瑰：不能说的秘密？

018/ 泰戈尔的瞻葡花

021/ 采萧结庐

023/ 迷离的枫与枫桥

028/ 港花洋紫荆

033/ 水杉今日犹葱茏

038/ 花的丝

■ 043/ 天地隐秀

044/ 薤白的滋味

046/ 蓝莓熟了

048/ 地瓜和空心菜

051/ 远航而来的玉米

055/ 可观亦可食的山莴苣

057/ 品尝栝楼

060/ 一路北伐的鸡矢藤

062/ 美丽的杀手黄顶菊

064/ 松果的密码

067/ 植物中为何左撇子很少？

072/ 黄独的手性

074/ 鹅掌楸

079/ 截裂翅子树

081/ 瓦松

■ 085/ 京华芳踪

086/ 京花宜为二月蓝

088/ 北京野果

096/ 平凡而奇特的构树



上图：远眺珠峰

- 100/ 刺槐上寄生了构树
- 102/ 木本菊科植物蚂蚱腿子
- 106/ 京华花事晚来急
- 110/ 松山溪畔
- 113/ 灵山：愈静愈美丽
- 119/ 京西百花山
- 126/ 野性虎峪
- 134/ 秋到雾灵山
- 143/ 五花草甸的金莲花

■ 145/ 江湖邂逅

- 146/ 太白无闲草
- 153/ 深圳红树林
- 157/ 列当：沙漠的温柔
- 159/ 杨椒山的故乡
- 163/ 滦平春末
- 166/ 长白山天池

- 173/ 无量山与哀劳山
- 181/ 丽江“避运”
- 186/ 珠峰大本营的葶苈
- 188/ 假百合也是百合
- 190/ 独叶草和星叶草
- 193/ 再访黄岗梁

■ 203/ 远芳以远

- 204/ 柬埔寨：绿色的诱惑
- 213/ 华贵璎珞木
- 217/ 最大最重的种子：“美臀椰子”
- 220/ 瓦勒迈杉：恐龙的早餐
- 222/ 剑桥大学植物园
- 226/ 体积最大的树种巨杉
- 229/ 塞耳彭的蕨与山毛榉

■ 235/ 附录：茎的手性：地方性知识与博物学



自序：天涯可能不遥远

很少有人真的不喜欢花草，但程度不同。

“天涯芳草”这一书名想表达的意思是：“咫尺天涯”以及“天涯何处无芳草”。

古人称八寸为“咫”，天涯可远可近。时空对于个体的感受来说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天涯未必很远，不必到海角就能感受天涯。随着现代交通的愈加便利，原则上，到地球上任何一点，都不是特别困难、费时，关键是想不想去，去了做什么。有心思的可能没钱，有钱的可能没心思或者没时间。

人生因为有惊奇感而颇有存在的必要，儿童对一切最好奇。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不必追求奇异性、科学、艺术，等等。

远方的奇花异草，容易吸引目光，只要有会，便能治疗“审美疲劳”。于是，人们不断地走向远方，寻找新的天涯。通常的自然探险，大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考虑到个体人生有限，在别处、在更远处找到新奇总是可能的。下一代人出世

因为没有长辈的记忆，一切还得从头来，这真是幸事。我也不能脱俗，一有机会也会到外面走走；每到一处，必留心当地的草木。这样，大明山的广西大头茶、四姑娘山的红花绿绒蒿、汶川的岷江百合（即帝王百合）、泸沽湖的云南翠雀花、西藏林芝的假百合、柬埔寨的炮弹花、斯里兰卡的华贵璎珞木，就进入了视野。

这条进路并不值得特别推崇、推荐，现代性光照下的种种旅游，做的不就是这些吗。

其实，若非舍近求远，芳草也许就在“咫尺天涯”，在校园、在社区、在街边、在我家的后院里。只要有一丝博物情怀，就能发现世界的美丽、进化的精致，甚至也能有自然神学般的体验。首都北京周边就有芳草，百花山的胭脂花、灵山的滨紫草、涠源五花草甸的金莲花，谁能说不美？北京城马路边的白玉兰和各种月季、北大校园的蝟实和苔菜、清华校园的珙桐和紫荆，真的很漂亮。想看到它们，也并非难事，显然不需要录取通知书。在北京的某块草



- 1 云南翠雀花。2008年8月17日摄于云南泸沽湖。
2 红花绿绒蒿。2007年6月30日摄于四川黄龙。
3 西藏杓兰。2007年6月27日摄于四川阿坝州巴朗山。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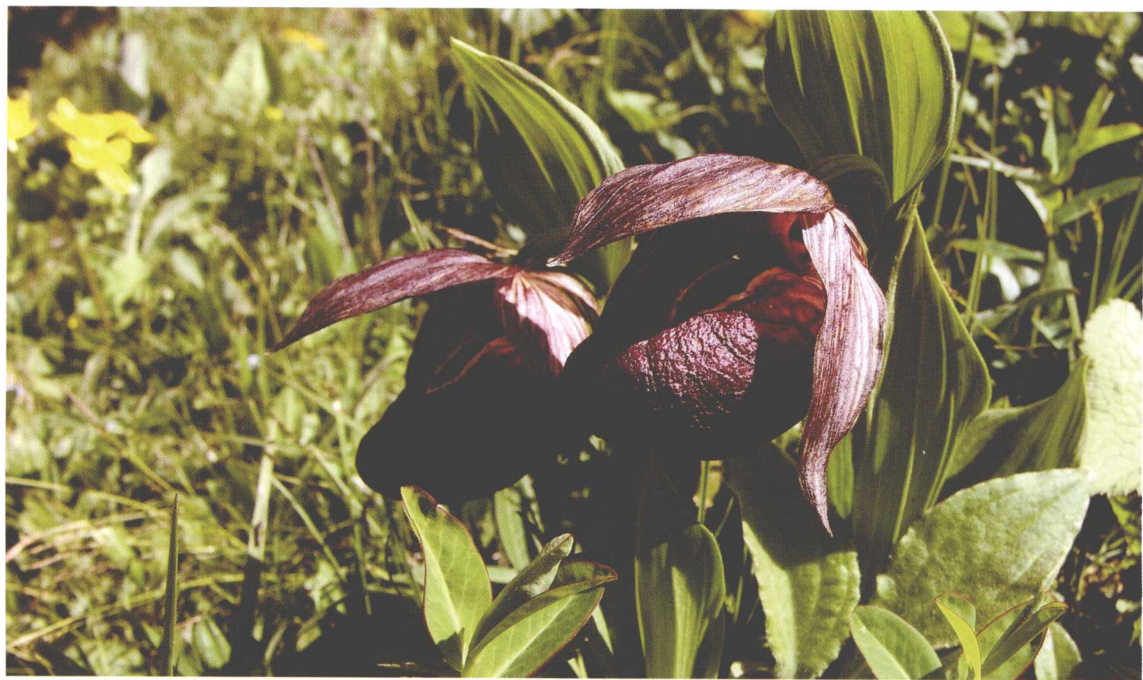


味。能这样做，哪怕一年、一月甚至只有一次，也必有收获、必有发现。绝大多数人因为没试过，所以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这也能有“发现”，太廉价了吧？没错！发现并不只是科学前沿的专利，每一发现也未必要写成SCI文章发表出来。博物学重视个人知识或者私人知识。见识自己以前所不知，对我们而言就是发现。为全社会增加了公共知识叫发现，把已有的公共知识“下载”、通过观察而转化为自我的私人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公共知识多得很，《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早就出版了，但与你、我、他何干？只有通过亲身实践，“关注具体的一片叶子”（田松博士语），对照其中的一部分，那些知识才算与自己关联起来，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也才做到了社会化。

作为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为何花大量时间关注哲学一向瞧不上眼的具体的花花草草呢？这是一个问题。我已经在《玫瑰之吻》的译后记中，拉大旗做虎皮，做过外在的辩护。此处，我想说得更实在点。要首先纠正的是，并非所有哲学都如此。柏拉图确实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以为“意见”与“知识”能够加以明确分别，这只是一种理想或者偏见。这种偏见影响了无数后代哲学工作者，以至于如今英美主流西方哲学仍然死盯着范畴、命题、论证和真理，而忽

地上，不用特意挑选，只要肯蹲下高贵的身躯，就有机会目击独行菜、荠菜、藜、二月蓝、早开堇菜、斑种草、附地菜、扁蓄、苦菜、抱茎苦苣菜、米口袋、地黄，运气好的还能看到弹刀子菜、通泉草、点地梅、荔枝草，甚至半夏和紫筒草。

不用等到它们开花，从它们在春风中钻出地表，一直到秋末枯萎，都值得细细观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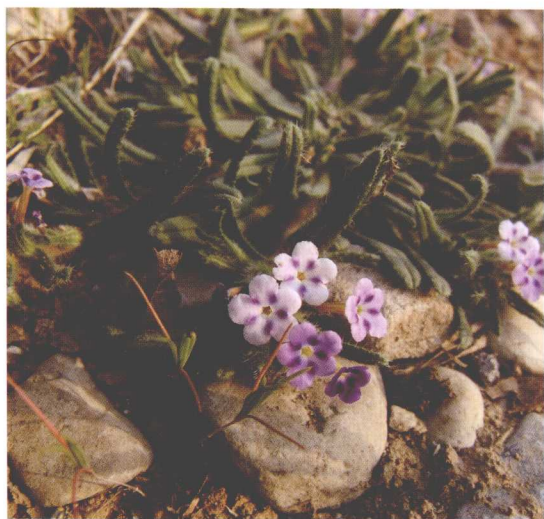


视其他种种可能性，东方哲学依然没有恰当的国际地位。柏拉图想象，某种人能够“认识美本身，能够分别美本身和包括美本身在内的许多具体的东西，又不把美本身与含有美的许多个别东西，彼此混淆”，这种人才是清醒的，才算有知识。柏拉图看中“眼睛盯着真理的人”，以为仅有这些人才算清醒者，其他人都睡在梦里。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柏拉图的进路也催生了无数有实力的科学技术，但那终究不是全部。如果众人都沿那条进路做哲学，反而可能错过了其他洞察真理的机会，更不用说反省数理科学本身的可能性了。

我的看法是，或许“理一分殊”，然而，万物分有的“一理”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放弃具体经验积累和感悟、直捣黄龙，只

能是一种虚幻的超越和对真理的廉价“访问”。不晓得植物，是看不懂《诗经》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仅是名物、博物、常识上的小事，而是关乎哲学上的大事。自然哲学、环境美学、生态哲学，如果离开了对具体自然事物的深厚情感、琐碎知识，以及对万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切身感受、领悟，那是根本入不了门的。回到我喜欢的“一阶”与“二阶”的表述，分科之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不缺少某一具体学科的一阶知识，如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甚至生态学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如果没有二阶观念的配合，可能引向某种知性的偏执，无法达到某种超越性的境界；反过来，哲学界倒是不缺少二阶观念，但相当多流于口头和纸面，名实不对应，自以为得道，也是相当可怜的，用





紫筒草。2007年4月28日
摄于北京昌平虎峪。

苏格拉底的话讲，“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本书的读者，职业可能与哲学不相干，也未必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我们“拈花惹草”，是出于博物学这样一门古老传统，人类大部分时间靠这样一种传统过活。博物学既是科学也不是科学。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古尔德、威尔逊是博物学家，许多无名“草民”、“鸟人”（业余观鸟者）也是博物学家。如今，我们看重博物学，仍然没必要把它硬往科学上套，因而也不必过多受科学的约束。当然也没必要故意跟科学过不去，和平共处、适当兼容就可以。我们看植物、认植物，尊重科学的方法，但不必拘泥于科学的方法。

科学之外还会有方法？只有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才会这样傲慢地想问题。我敢说，我认植物以及许多植物分类学家认植物，并非总是遵照科学方法。植物检索表上只列出少数几项特

征来区分不同的植物，实际上有N种甚至无数种特征可以区分，比如山桃与山杏，独行菜与荠菜。不同人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敏感性，只要能区分，他或她就可以采用，用了也可以不说。在某一时段，遇到的植物很可能并不显现检索表上所列出的花或果的特征，难道就不用或无法鉴别了吗？非也。只要用心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点和更多的差异，甚至真的可以做到“扒了皮认得骨头”。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乡村老农或小孩，也能区分家乡的大量花、树、鸟，一年四季全天候地，几乎没有差错，而不是像若干有半瓶子知识的研究生或专家，只能对照书本，找到了关键特征才敢说话，有时仍然张冠李戴。原因是，前者投入了更多。前者的知识是地方性的、不系统的，但却是多维的、近似全息的。

只要用心，无论用什么方法，哪怕是神秘的方法，分类的结果一般来说也可能是同构的。

长在高原的豆科垫状植物，高度约2厘米。2009年7月21日摄于珠峰大本营(N28° 8.43', E86° 51.09')。



即使有一些差异，仍然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用科学哲学的话讲是“可通约的”。

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感受花草以及大自然的智慧吧！看植物有什么用？先假定没用为好，尝试后才知道。我的体会是，博物学确实令人快乐，博物学可以培育一个人有敬畏之情、谦卑之心、感恩之德。

本书的内容部分在《人与自然》、《科技潮》、《大众科技报》、《生命世界》、《读者·原创版》等报刊发表过，感谢刘硕良、尹传红、李进诸位先生当初的约稿。特别是刘硕良先生，若没有先生的建议，我恐怕根本不会去写植物。书中有十多篇曾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草木相伴》，本书可视为它的增补版，虽然内容翻了倍。我曾在不同场合向林秦文、汪劲武、罗毅波、乐霁培、赵一之等先生请教过一些植物的名字。网络上许多陌生的朋友与我交流过植物知识，令

我收获不小。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位植物老师，虽然老爸当初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博物学上他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可爱的女儿晨晨现在虽然不热衷于博物学，但她小时候还是愿意接触植物的，也能叫出一些名字。也许有一天，当她自由了，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时，她会像我当年一样，重新拾起儿时对大自然的爱好。我的爱人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四处行走、爬山、看植物，等等。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对所有老师、朋友、亲人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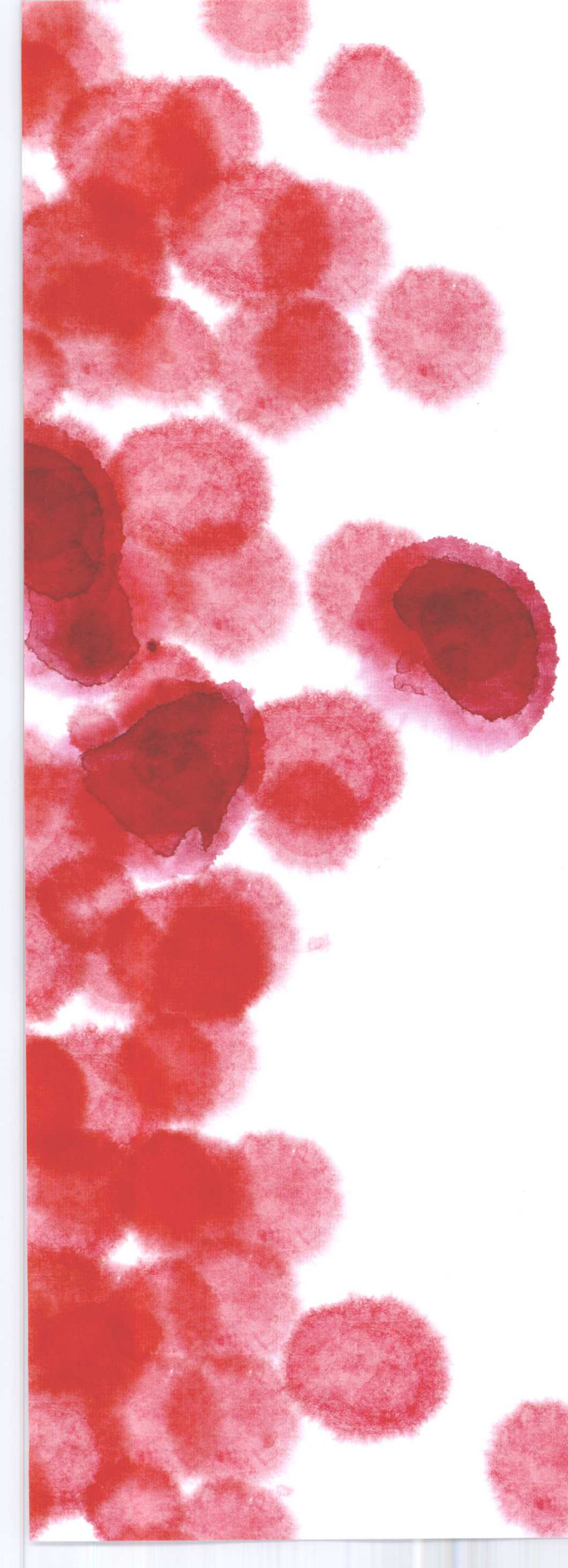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为本书作序，令我非常感动。谢谢王先生！

刘华杰

2010年11月28日于北京大学





A large, abstract red ink wash patter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featuring various circular and irregular shapes in shades of red and pink, resembling stylized flowers or blossoms.

梅边吹笛

吟咏草木的文字

必然也分得了它们的芬芳和永恒

周人指间的菰菜 五柳篱前的菊花

放翁剑边的红杏 情人头顶的山楂……

世间人情有多美好 植物就有多美好

寤寐求之的荇菜和睡菜

睡菜并不寂寞，它为自己开花、为昆虫开花，总之，它是它自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前一句写男女相见，后一句写相恋。不求准确，译成白话大意是：水鸟在河上呱呱叫着，小伙子遇见有着魔鬼身材的姑娘，萌生爱意。水中荇菜漂浮在美女左右，自然而然地衬托着佳人的优美。这图景令青年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其实诗中“君子”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古时候荇菜的地位想必相当于今日的玫瑰，均是爱情的催化剂。现在流行送玫瑰，那时可能流行赏荇菜。《关雎》中提到的这种爱情植物“荇菜”，也写作“荇菜”，荇与苳这两个怪模样的字都读作“性”(xìng)。

国标字符集(GB2312-80)中没收“荇”字，“苳”也仅列在国标二级字中。当初制订标准的人似乎不太看重这个物种。这属于瞎猜测，不过，从《诗经》的创作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人们逐渐把这种植物遗忘，倒是事实。“性”依然，“荇”淡出矣！

北京大学校园中的未名湖和朗润湖就有荇菜(*Nymphoides peltatum*)，静静地飘浮在湖边水面上，每年6月都如期开出漂亮的金黄色小花。如今没多少人认得“她们”，甚至极少有人低头看一眼。

夏日里，校园的恋人们坐在湖边石墩上亲密、唠叨之余，几乎不用故意扭动身躯，荇菜就



会落入视野。我担保，荇菜的叶和花绝对值得仔细观赏。恋爱时想想《关雎》，也并不跑题。

龙胆科的这种植物，叶颇像睡莲或莼菜，细看却是不同的。荇菜的茎分节，节上长叶和花茎。叶革质，下面紫褐色，上面呈光亮的绿色。花冠黄色，5深裂，5次旋转对称。花冠每个裂片边缘都长有较宽的薄翅，状似枕头、长裙上的“靡子”，边缘还有不整齐的小锯齿。整体上看来，花冠像舞台上奇特的花扇。

在城市里想瞧见龙胆科的植物不容易，因

- 1 菴菜的花与叶。摄于北京大学未名湖。
2 菴菜花朵特写。摄于北京大学未名湖。



为这个科的植物多数长在高山上，花的颜色也多为紫色、蓝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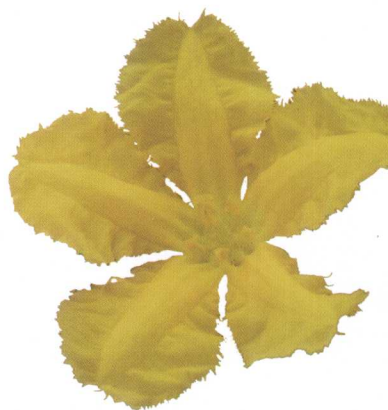
除了菴菜，龙胆科里还有一种水生植物，本来也可以长在城里的水体中的，它的名字叫“睡菜”。不过，《北京植物志》根本没有记载这种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睡菜”，不知是何种原因。睡菜比菴菜还美丽，北大未名湖中应当引进。

2009年4月26日林秦文发来邮件，告知他在北京见到了正在开花的睡菜(*Menyanthes trifoliata*)，同时传了三张照片，建议我有空也去瞧瞧。他读本科时我们就认识了，那是在北京门头沟小龙门一起野外看植物。在我看来，他是少有的对植物分类有天赋和热情的年轻人。现在小林已经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

小林告诉了详细的“目击”地点：北京北部的某小河边。我以前只听说过而没有见过这种植物，得此确切消息，立即精神起来。我马上给相机和相机上的土制GPS充足电。第二天一早开车约100公里（单程）寻找睡菜。这不算啥，有一年为了找一种逸生的药用鼠尾草，从北京专程赶到河北沙城。

小林描述的地点是铁路旁的一条小河，一瞬间我就猜到是指通过北京延庆的大秦铁路。很快找到那条小河，但没发现睡菜。那小河，其实只是一条小水沟，窄处一米左右，一步就能跨过去，宽处也就五六米。不过水确实在流动。

我沿小河向上游寻找，走了一公里，还是没找到。然后转向下游，不到500米，“我发现了”！准确说应当是“我看到了！”没错，成



片生长的睡菜，许多窈窕淑女！睡菜正值盛花期，非常优雅。

高兴，真的高兴。坐下来欣赏了半天。然后是习惯性的拍摄，十年来我坚持为各种植物拍照，自然也认识了许多植物。GPS数据直接写入了照片文件：北纬40度30.45分，东经115度55.41分，海拔484米。如有兴趣，用Google Earth可快速找到这个位置。

睡菜特征明显。叶基生，三出复叶。叶柄较长，可达20厘米，基部变宽，鞘状。花茎由根状茎顶端抽出，总状花序。花冠乳白色，深裂，也是5次旋转对称。当然，花冠个别有6深裂的，就像紫丁香花除了4裂还有5裂、6裂、7裂的一样。最特别之处是，花冠内表面长有流苏状的毛，非常精致、漂亮，很像人造毛皮或者高档白地毯上的不那么密实的毛线。“毛线”长约6毫米，并非直线，中间有若干“之”字曲折。雄蕊着生在冠筒中部，恰好安排在各个花筒裂片的凹坑处。雄蕊顶端的花药紫黑色，呈倒钩状。花冠正中间是雌性生殖器官：花柱，柱头末端微微三裂，呈淡黄色。从进化的眼光看，所有这些“设计”都与昆虫传粉有关。

睡菜，为啥叫这个名字？它有什么用？能吃吗？

我也不知道。《本草纲目》中就这样叫了。也



- 1 睡菜。摄于北京延庆。
2 睡菜的叶与花。摄于北京延庆。
3 北大五院与大山楂(山里红)共用一根的山楂野生种。



有叫它瞋菜、醉草的。据说此植物的根有润肺、止咳、安眠的作用，名字也许跟这有关。它确实是一种草药，至于有什么药性，我并不关心。

法国思想家、植物爱好者卢梭曾说，江湖医生曾牢牢把持了植物学界，而在他们眼中，植物被精简成了药草，“人们从中只看到肉眼根本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张三李四任意赋予它们的所谓药性”。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人不能设想植物本身就值得我们注意，“那些一辈子摆弄瓶瓶罐罐的学究瞧不起植物学，照他们的说法，如果不研究植物的效用，那么植物学就是一门没用的学科。”“你要是在一块色彩缤纷的草地上停下来，仔细观察灿烂的花朵，看到

你的人准会把你当成见习医生，向你讨草药去治孩子的疥癣、成人的疥疮或马的鼻疽呢。”

我深深地赞同卢梭的评论：“我在林中高高兴兴地漫步时，如果非要我去想什么发烧、结石、痛风，或是癫痫之类的疾病，那简直败兴透了。”

在北京，估计没有多少人见过睡菜。但睡菜并不寂寞，它为自己开花、为昆虫开花，总之，它是它自己。正如窈窕淑女为自己而美丽，她是她自己。我们爱美女，但上帝造美女并非只为我们。

补注：按新的分类系统苔菜和睡菜都分在一个新科“睡菜科”当中。